



永樂皇帝

商
北
山

永樂皇帝

商
傳

北
京
出
版
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第一部记述明朝永乐皇帝(明成祖朱棣)生平的大型历史传记。永乐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皇帝之一,也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历史人物。作者在系统搜集、深入研究大量史料的基础上,用生动的文笔,如实地全面记述了传主的一生,对其是非功过给予客观的科学评价。特别可贵的是,作者能以立体的眼光对待传主,既注意写时代的影响、传主的功业、与同时代人的关系及其他各项活动,又注意写传主的性格特点及个人生活等方面,使传主形象丰满,具有立体感和活动感。因而,这不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,同时也是一部生动而颇具魅力的历史读物。

永 乐 皇 帝

Yongle Huangdi

商 传

※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安 平 印 刷 厂 印 刷

※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1.375印张 274,000字

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4,820

ISBN 7-200-00520-7/K·46

定 价: 5.10元

序 言

十年前初涉明史，我曾选择了永乐朝作为入门的研究题目，因为永乐朝不仅是继洪武朝之后明初政治的关键所在，同时也是有明一代典章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。开始只是对永乐朝制度和事件作了些研究，后来便逐渐对永乐皇帝朱棣这个历史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。于是酝酿着写一本《永乐帝传》。当时拟了提纲，搜集了资料，辑成长编，作了一些准备。谁知真的要动手写时，又感到困难重重。

我一直认为象永乐皇帝这样著名的历史人物，应当给予较高的评价。但是事实上对于他一生轰轰烈烈的作为，从古至今，皆有异议。他以藩王夺位登极，又多行杀戮，被视为篡弑者和暴君。他即位后实行专制统治，更定官制，建立内阁，开设东厂，使用宦官侦缉，又大肆营建，迁都北京，兴师出征，通使海外，……无一不为历史上的大事，又大都为人所指摘。对于他的这些活动，究竟如何去写才能作到既不过誉又不苛求，确实使人感到难于把握。

我起初还以为像永乐皇帝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，必定有极丰富的资料。但是事实上却是资料枯乏，疑难颇多，而且对于他的研究甚少。这一方面固然是中国传统记史方法的缺陷，同时也是永乐皇帝夺位登极后极严格的避讳和文字狱统治的结果。他在位期间曾经两次修改《太祖实录》，其登极前的活动，记述失实且不详。登极后的活动，又涉及甚广，除政治、经济、

军事、文化之外，又有民族问题、对外关系问题等，这些过去大都缺乏研究，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学者来说，当然是倍感困难了。况且我总想写成一部内容生动的人物传记，收集到的资料也嫌不足，只得暂时放下写作的念头，先围绕着永乐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，同时继续搜集资料，修改提纲。一九八一年秋天我在硕士论文答辩时，导师谢国桢先生和王毓铨、许大龄、刘重日、曹贵林几位先生都鼓励我写成这本传记，使我增添了信心。此后我又先后写出几篇有关的论文，作了些准备。恰逢北京出版社闻性真同志约稿，并对这本传记的写法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。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开始动手写作，中间写写停停，前后花了两年多时间，总算是写完了全书。

这部传记前后写了两稿。起初由于我对永乐皇帝有所偏爱，又希望能够给予他一个完整的评价，因此对于他专制残酷的一面多予谅解，愿意将他写成一位有为而严酷的政治家，而不愿给人留下一个暴君的印象。初稿完成后，自己也觉得不妥，于是作了较大修改，对于他的功业和才能尽可褒扬，对其专制残酷也绝不掩饰，对其一生功过是非尽量作比较客观的叙述和评价，于是写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不知能否如我所愿。

作 者

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

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

目 录

序 言	1
第一章 北国十八年	1
一 当燕王	1
二 从官廷到塞下	7
三 强藩之首	14
第二章 叔侄之间	31
一 一根“棘杖”	31
二 “秀才朝廷”	38
三 燕王的“病”	47
第三章 “奉天靖难”	57
一 出师告捷	57
二 真定之战	63
三 转守为攻	70
四 胜败之间	87
第四章 壬午之难	106
一 金川门之变	106
二 建文的遗臣们	118
三 建文帝疑踪	131
第五章 专制与集权	140
一 在尊儒的背后	140
二 《永乐大典》	147

三	官吏的检选与内阁	152
四	在专制的密网下	160
五	第二次削藩	174
第六章	志在统一	181
一	北边的忧患	181
二	亲征	195
三	迁都北京	206
四	最后的亲征	216
五	西南统治形势的发展	230
第七章	外交的得失	240
一	闭关与开关	240
二	通使西洋	250
三	西域使臣	263
四	多事的交趾	272
第八章	艰难盛世	287
一	“斯民小康”	287
二	户部的困境	306
三	唐赛儿起义	313
第九章	国事与家事	323
一	操劳的帝王生活	323
二	立储之争	330
三	多病的晚年	342
附录：	朱棣年表	349

第一章 北国十八年

一 当燕王

元顺帝至正十一年（公元1351年），一群头裹红巾的农民从颍州呐喊而起，就像一股“红流”，荡涤冲击，势不可挡。顷刻之间，漫衍到黄河上下，大江南北，几乎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。

真是时世造英雄。凤阳皇觉寺中的穷和尚朱元璋，投身于这股“红流”之中，凭着超群的胆略和才能，数年之间，由一名普通兵士直做到了威名赫赫的红巾军元帅。

当时，元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，中国陷入了群雄纷争的乱世之中，各路英雄逐鹿中原，你争我夺，胆大的竟自称起皇帝来。朱元璋却并不着急，他采纳谋士朱升的建议，“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”。^①名义上奉着红巾军小明王的宋龙凤年号，官拜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相，实际上，自从他率众渡江攻占集庆、改名应天府后，就已经是独霸一方的势力了。他在应天招纳贤能，攻城略地，声势一天天大起来。当时，应天的上游有江州陈友谅，下游有平江张士诚，势力都不算弱。朱元璋与他们杀来杀去，有胜有败。到底鹿死谁手，一时尚难分晓。

^① 《明史》卷一百三十六《朱升传》。

至正二十年（公元1360年）对朱元璋来说，是至关重要的一年。

暮春三月，浙东最有影响的人物刘基、叶琛、章溢等人被请到了应天。隆重的礼遇之后，朱元璋迫不及待地向他们一一征询日后的攻取大计。青田人刘基，字伯温，素以知兵自诩，喜好慷慨而谈。他分析当时形势道：“士诚自守虏^①，不足虑。陈友谅劫主胁下，名号不正，但其地据上流，无日不存亡我之心，宜先图之。陈氏灭，张氏势孤，一举可定。然后北向中原，定可成就帝王之业。”^②这番话正中朱元璋的下怀，于是决定先与陈友谅一决雌雄。

陈友谅本是徐寿辉的部将。他倚仗自己势力雄厚，将徐寿辉胁迫至江州，自称汉王，随时准备着顺流而下，吞灭朱元璋。两雄间一场恶斗已经迫在眉睫。

入夏后，应天城内便显出军情急迫。人们关注着上游的消息，对这场即将到来的争斗，感到有些后果难卜。

偏偏在这人心惶乱的时刻，旧历四月十七日那天，朱元璋的庶妻硕氏生下一个男孩，他便是朱元璋第四子朱棣。^③四十三年以后，当朱棣夺位登极成为皇帝时，他出生的情景被描绘成“云气满室，光彩五色，照映宫阙，连日不散。”^④这当然是虚无的臆造。事实上，伴随着朱棣呱呱啼落的，只有战火硝烟。同他满月祝福声接踵而至的，则是陈友谅兵围太平的告急文书。闰五月初一，太平陷落，守将花云战死。接着，陈友谅兵进采石，刺杀徐寿辉，在风雨交加中登极称帝，挥师直逼应天而来。

应天城里一片惊慌。平民百姓和胆小的官吏且不必说，就

① 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八《刘基传》。

② 吴晗：《明成祖生母考》（《清华学报》1935年3期）。

③ 《奉天靖难记》卷一。

连参与议事的将领们，也显得不知所措。有人提出弃城出奔，还有人竟主张开城投降，唯独新到应天不久的刘基在一旁张目不语。朱元璋看出他必有主张，请他到内室中，刘基果然激奋地说道：“主降及奔者，可将其斩首！”遂即向朱元璋陈述了诱敌深入，设伏龙江的邀取之计。他最后还向朱元璋鼓气说道：

“天道后举者胜。取威制敌，以成王业，在此举矣！”^①战事不出其所料，陈友谅骄狂而来，却落得中计大败而归。这场龙江之役，成为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军事斗争的转折点。从此以后，陈友谅不再具有军事上的明显优势。次年“吊民伐罪，纳顺招降”的西征，以及两年后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决战，也都以朱元璋大获全胜告终。最强有力的对手终于被消灭掉了。

至正二十六年（公元1366年），朱元璋派人杀害了小明王韩林儿，彻底撕下了红巾军将领的面具。从第二年起，他便不再使用宋龙凤年号，改用吴元年纪元。九月间，大将军徐达率师攻克平江，张士诚被俘自尽，朱元璋翦灭群雄统一全国的大局已定。

至正二十七年（公元1367年）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朱元璋为当时已经出生的七个儿子正式取名，他在祝告太庙文中写道：

维子之生，父命以名。典礼所重，古今皆然。仰承先德，自举兵以来，渡江生子七人。今长子命名曰标，次曰橈、曰栢、曰棣、曰櫓、曰楨、曰棹，从孙一人曰炜（后更名守谦），敢告知之。^②

从此以后，朱棣和他的几个兄弟才有了正式的名字。这一年他八岁。

五天之后是旧历除夕，应天城里气氛又不同于往年。在辞

① 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八《刘基传》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八下，吴元年十二月丙寅。

别旧岁，桃符更新的爆竹声中，一个新的封建朝代——明朝诞生了。

正月初四，皇宫中举行了极为隆重而繁琐的登极仪式，朱元璋正式登极称帝，建元洪武，并且册封正妻马氏为皇后，长子朱标为太子。登极和册封仪式完毕后，朱棣先同几个兄弟一起去拜贺母后马氏，然后再去拜贺长兄太子朱标。拜贺仪式统是事先安排好的，一片礼乐声中，由二哥朱棣代表大家背诵一段贺词：

小弟棣兹遇长兄皇太子荣膺宝册，不胜忻忭之至，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。^①

看上去就像是演戏一般。但是素来相处无间的兄弟，从此开始有了明确的身份之别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

朱元璋如此迫不及待地选定太子，是因为他将元朝皇室衰微与纷争归咎于不立太子的缘故。他希望太子同其余诸子们能够敦睦相处，以巩固朱氏的天下。

几天后，朱元璋在文楼借故向太子询问起“七国叛汉”的是非曲直。

“曲在七国。”十三岁的太子按照讲解经史的儒臣所教来回答，不想却遭到了朱元璋的训斥。

“这是讲官的偏执之说。”朱元璋正色道，“景帝为太子时，曾杀吴王世子，召致怨恨，登极后又听信晁错之言，轻易黜削诸侯土地，七国之变实由于此。”^②

其实这并非朱元璋的真实看法，他这番话只是说给太子朱标听的，至于对朱棣和其余诸子，他则又大讲藩王必须恪守上尊天子的训条了。不过此时还尚未分封诸王，朱棣和兄弟们受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八下，吴元年十二月乙丑。

② 《明太祖宝训》卷二《教太子诸王》。

封藩王是在三年之后。

洪武三年（公元1370年）四月初三，朱元璋在奉天殿和华盖殿群臣盛大宴会上宣布了首次封藩的安排。

“元失其驭，群雄并起，四方鼎沸，民遭涂炭。”朱元璋对群臣说道，“我亲率师旅，以靖大难，靠皇天眷佑，才得以平定海内。然而天下之大，必树藩屏，上卫国家，下安生民。如今诸子已渐年长，应该封以爵号，分镇诸国。这并非我私庇自己的儿子，而是遵循古代先哲王的榜样，为求国家长治久安。”

“陛下封建诸王，以卫宗社，天下万世之公议。”群臣异口同声响应。

但当时功臣尚未封赏，便先封诸子，朱元璋感到还是多讲几句道理为好：“先王封建，所以庇民。周天子就是这样做的，所以行之久远。秦始皇废而不行，很快便致亡国。汉、晋以来，莫不皆然。其间有治有乱，那就要看他们各自做得如何了。”①

诸臣自然仍无异议，封藩之事便这样决定下来。

册封诸王的正式诏谕出自当时以文章名世的王祚之笔：

朕荷天地百神之灵，祖宗之福，起自布衣，艰难创业。惟时将帅用命，遂致十有六年，混一四海。功成治定，以应正统。考诸古昔帝王，既有天下，子居嫡长者，必正位储贰。若其众子，则皆分茅胙土，封以王爵，盖明长幼之分，固内外之势者。朕今有子十人，前岁已立长子为皇太子。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，封第二子为秦王、第三子为晋王、第四子为燕王、第五子为吴王、第六子为楚王、第七子为齐王、第八子为潭王、第九子为赵王、第十子为鲁王、侄孙为靖江王，皆授以册宝，设置相傅官属。凡诸礼典，已有定制。于戏！众建藩辅，所以广磐石之安；大封土疆，所以眷亲支之厚。古

① 龙文彬：《明会要》卷十三《册封皇子》，引《皇明大训记》。

今通谊，朕何敢私？尚赖中外臣邻，相与维持，弼成政化。故兹诏示，咸使闻知^①。

这无非是将朱元璋宴会上的话又重新说了一遍。

四月初七，晨鼓响过三下，宫中显出不同于平素的庄重肃穆气氛。仪式执事人一清早便各就其位，隆重的封藩仪式开始了。

朱棣身着九章冕服，^②同即将受封的诸王们一起，在引礼官带领下走进奉天门的东门，到奉天殿门前跪了下来。宣制官宣读完朱元璋封藩诏后，诸王便依次进入殿内接受金册和金宝。首先是朱棣，然后是朱桐，第三个便是朱棣了。

奉天殿中严肃的气氛淹没了应有的喜庆，一切都是按照固定程式进行的。朱棣在一阵礼乐声中走到御座前——上面是父皇，父皇身旁是长兄太子。读册官开始跪下来宣读金册上的文字：

昔君天下者，必建屏翰。然居位受福，国于一方，并简在帝心。第四子棣，今命尔为燕王，永镇北平，岂易事哉？朕起农民，与群雄并驱，艰苦百端，志在奉天地、享神祇。张皇师旅，伐罪吊民，时刻弗怠，以成大业。今尔有国，当恪敬守礼，祀其宗社山川，谨兵卫，恤下民，必尽其道。体朕训言，尚其慎之。^③

诸王册文，除去名讳、封王和封国不同，其余文字都是一样的。

所谓金册，实际上只是两片金页，上下有孔，用红绦联缀

① 《明经世文编》卷四，王祹，《拟封建诸王诏》。

② 按明初诸王服饰与太子埒，见《明史》卷一百四十一《卓敬传》。诸王冠服之制始定于洪武二十六年（公元一三九三年）。

③ 龙文彬，《明会要》卷十三，转引《皇明大训记》。按，其所记为册封秦王文，因诸王册文除名讳、封王及封国不同，余皆相同，故此据册秦王文改。

在一起，有些像书的样子。册文均用楷体，镌在金册上。外面用红罗销金夹袱包裹着。金宝就是一方金印，上有“燕王之宝”四个篆字。^①金宝放在饰金木篋之中，外面也覆着红罗销金夹袱。

左丞相李善长将金册、金宝一一捧到朱棣手中。^②他庄重地接过来，交给身旁的内侍，然后向着御座伏俯下去。……

朱棣在一片礼乐声中，随着引礼官走出奉天门。燕王的生活从此开始了。这时他还差十天整满十岁。

二 从宫廷到塞下

枯燥的宫廷生活对于任何人来说，都是那么寂寞乏味，更何况像朱棣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。宫廷里的人们都仿佛被一根根无形的绳索捆绑着，无论他是皇帝、后妃，还是太子、藩王。

封藩的第二天，朱元璋就亲自为诸王选定了相、傅、录事、纪善等官属，都是些“老成明经慎行之士。”^③他把这些人召到一起，对他们讲道：“辅导之臣，就好像法度之器。木匠得到材料后，必加绳削，方能成器。太子和诸王也必须有贤辅导开导赞助。我将此重任委交于你们，你们首先要正己，然后方能为我辅导诸子，匡其德义，明其善恶，使知趋正而不至流于邪

① 洪武三年（公元一三七〇年）分封藩王时有“燕王之宝”，迨燕王朱棣夺位登极称帝，燕王金册、金宝遂废而不传。其制详《明史》卷六十八《舆服四》。

② 《明史》卷一百二十七《李善长传》，卷五十四《礼志》。

③ 《明史》卷七十五《职官志》。

恶。”^①

为教育诸子，当年冬天，朱元璋命建大本堂，取古今图籍存放其中，并聘请四方名儒到堂中教授诸子。他听说有个名叫李希颜的宿儒隐居乡里，很有点名望，便亲自写信，延请来作诸小王的老师。这个李希颜学识虽高，脾气却甚古板，诸王有不听教诲的便要挨打。朱元璋看到后，心疼得很，有一次抚着儿子被打的额头几乎发作起来。这时马皇后出来劝解说，师傅以圣人之道教育诸子，是不可责怪的。朱元璋听到后平息下来，这正是他所希望和要求的。李希颜教习诸王时间最久，直到他们大都陆续就藩后，才又重归故里。^②

朱元璋对诸子的要求一向是极其明确而严格的。早在当年给诸子命名时，他就命内侍制成“麻屨行滕”（麻鞋和行囊），并且规定：凡出城稍远时，年长诸子必须“马行其二，步趋其一”，以使之不致因环境优异而骄惰。^③其实当时年龄最长的朱标才不过十二三岁。当然，朱元璋本人十二岁时早已父母双亡，为有钱人家放牛看羊，挨冻受饿了。朱元璋还命人将古代孝行和自己艰难征战的经历绘制成图画，颁赐给诸子，让他们早晚经常览观。“富贵易骄，艰难易忍，久远易忘”，这就是朱元璋教育诸子的信条。

幼年的朱棣和他的兄弟们被皇家正统教育包围了。正如朱元璋所自称的那样：“朕于诸子常切谕之。一举动戒其轻，一言笑斥其妄，一饮食教之节，一服用教之俭。恐其不知民之饥寒也，尝使之少忍饥寒；恐其不知民之勤劳也，尝使之少服劳事。”这实在是令人难忘的——一举一动，一言一笑，一食一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五一，洪武三年四月丙寅。

② 《明史》卷一百三十七《李希颜传》。

③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二八下，吴元年十二月丙寅。

用，都要受到教育训戒^①！

洪武元年（公元1368年）冬季的一天，朱元璋退朝还宫，朱棣和众兄弟们陪侍在父亲身边。当他们来到宫中一片空地附近时，朱元璋指点着对诸子说道：“这块空地之上，并非不可以建造亭台馆榭，以作为游乐之所。我之所以不建，是因为不忍重伤民力。过去商纣王大造琼宫瑶室，结果召致天下怨恨。汉文帝就不是这样，他也曾动过修造露台的念头，因为痛惜百金之费而作罢，结果国富民安。你们要牢记这些历史上的教训呵！”^②朱棣和兄弟们虔敬地听着，他们已经很习惯父亲的这种随时随处的教诲了。

洪武六年（公元1373年），朱棣从他父亲朱元璋那里得到了两部书，一部是《昭鉴录》，一部是《祖训录》。他翻开《昭鉴录》，书中的内容全都是采录的汉唐以来藩王善恶事例。但这绝非仅仅让他读些历史故事，对于父亲的这番用意，朱棣是很明白的，他必须竭力去效仿那些载入史册的为善的藩王，至少必须让父皇感到他是这样做的。至于那部《祖训录》，尽管都是平日听惯了的训言，但朱棣仍然不得不仔细阅读记诵，而且遵照吩咐，抄写到王宫正殿内宫东壁墙上，因为朱元璋认为这样做可以使诸王们随时观览自省，作到敬守祖法^③。

转过年来，朱棣十四岁。正月里，他随同太子和诸王们一起在阅武场祭祀了旗纛之神。仪式并不十分复杂，对朱棣来说是件饶有兴味的事。阅武场上早已建好了七座神坛，祭祀时太子骑马走在最前面，后边依次是秦王、晋王，然后是燕王朱棣，再后面是吴王（洪武十一年改封为周王）、楚王……，仪

①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八〇，洪武六年三月癸卯。

② 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三七，洪武元年十二月己巳。

③ 按：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将两书混一，记为《昭鉴祖训录》，误。《昭鉴录》为宋濂作序，《祖训录》为朱元璋亲自作序，二书内容迥异。

仗鲜明。来到神坛前，仍是太子领头，依次行礼之后，诸王们便一起到太子的行幕中去吃肥肉（祭祀用的羊、猪肉）。朱棣已经参加过不少次祭祀活动了，他同父母兄弟一起祭过天，祭过功臣，拜谒过太庙。但这次简单的春祭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，这是朱棣正式修备武事的开始，预示着他即将成年。

洪武八年（公元1375年）冬天，朱元璋命太子、诸王出游中都讲武，燕王朱棣却未同行，朱元璋准备为他册妃完婚，选定的燕王妃是徐达长女。这是一位贞静好学的姑娘，素有“女诸生”之称，朱元璋对此早有耳闻，于是找了徐达来，对他说道：“你我布衣之交。自古以来，君臣相契便可结为姻亲，希望你的长女能同我四子成婚。”^①徐达连忙起身拜谢，皇帝的话是不能违背的，更何况这本来也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。

订亲的日子选在第二年正月二十七日。当天，由宣制官在宫中正式宣布“册徐氏为燕王妃”，然后遣使持节至魏国公府，行纳采、问名之礼，并定好迎亲日期。

迎亲那天清晨，朱棣率王府官属来到魏国公府。府内早已得知消息，侯相站在府门东侧，按照仪式规定问道：“敢请事。”但他并不直接与新郎通话，而由一名引进去跪禀朱棣。“我来奉制迎亲。”朱棣也按照规矩回答，引进再将朱棣的话传告侯相。等到主婚人魏国公徐达迎出大门外，朱棣才在引进带领下进入府门。他身后跟着一名执雁的随从，这只雁要交给魏国公徐达，再拜过魏国夫人，这时王妃徐氏才由宫人傅姆导出，站在母亲魏国夫人左侧。这是女儿出嫁前父母的最后一句叮嘱，然而连这句话也已被规定下来。“戒之戒之，夙夜恪勤，毋或违命。”徐达必须这样说，夫人也只能说：“勉之勉之，尔父有训，往承惟钦。”此后便要迎王妃回宫行合卺礼^②。

① 《明史》卷一百十三《成祖仁孝皇后徐氏传》。

② 《明史》卷五十四《礼志》。